

萬曆起居注

北京大學出版社

萬曆起居注

欽定四庫全書

PDG

封面提字：陶俊山

封面设计：周永喜 高立明 何景贤

万历起居注（全九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图书馆文献部印刷

1988年10月第一版 1988年北京第一次印刷

787×1092毫米 1/16

印数：1—200册

ISBN 7—301—00612—8/K·041

定价：



出版说明

这次正式影印出版的《万历起居注》是迄今存世的最早的起居注。起居注由来已久，先秦史官的职责就是记录帝王言行，「君举必书」。汉代始有起居注名称，汉武帝时有所谓《禁中起居注》，东汉时有《明帝起居注》。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四年（490年）第一次设立起居令史之官，另有修起居注、监起居注等官，专门记录皇帝言行、朝政大事，起居注制度逐渐完善起来，至明清历代相沿仿效。明朝中期一度中断，但到万历时又恢复了起居注制度，今存《万历起居注》即当时记录的传抄本，也是清代以前历代仅存的较完备的起居注。

起居注是历代王朝修实录与正史的主要依据。由于起居注是皇帝近侍史官原始记录，史料不仅具有原始性，而且也更具有真实性，是一朝的大事记录。所记不仅包括皇帝言行，而且广泛记录一代政务活动、财政经济、政治制度、国典朝章、官吏任免、军事活动、历史事件、民族关系等等，记事不厌其详。然而，明清以前，正史修成，起居注、实录便付之一炬，不留一字，唯恐泄露其中秘密。明清实录幸被保留，而起居注则不免毁灭

厄运，今存《万历起居注》、《康熙起居注》等，实在是凤毛麟角。

《万历起居注》虽系旧抄本，仍为海内罕见秘笈。据千顷堂、澹生堂书目载为二十卷，今本不分卷，当非一本。这次出版的《万历起居注》是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明末清初抄本、民国抄本补配而成，是今本中最完整、记事最多的一个本子，其中元年的记事部分，为北大馆独家所有。今天，这部起居注第一次影印公诸于世，为明史研究又提供了大量罕见史料，这无疑海内外社会科学学者和广大读者盼望已久的福音。对于各学校、研究单位、公共图书馆来说，它也具有永久的保存价值。

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七月十五日

萬曆三十六年五月丙戌朔

二日丁亥大學士朱賡謹奏為病劇將危聞言
愈惕泣懇 聖明亟賜顯斥以正臣紀以遂首丘事
臣孫病不事事者四月不穀食者累日正欲再疏乞
骸免為容死之鬼忽聞禮部主事鄭振先上疏為直
發古今第一權奸事白數臣等十二大罪不言第一
庸臣而言第一權奸似非實錄然其氣固可壯也臣
嘗怪大王被論奴奴焉與後生辯是非爭口舌殊失
大體况今鼎趾欲顛衮職實闕用入行政不滿人意
處極多臣既不能展布四體揭日月而行之又不能
剖破胃腹出肺肝而昧之無論人不怒臣臣亦不敢

自怒只合拚此身名聽天下之督責諉之劫數盡此生之磨障而已尤人乎哉宋史稱韓琦聞人傾已言笑自若如說尋常事不知當時所傾者果大事耶抑亦尋常事也臣所指植者大矣雖無介於言者亦宜有以自明請舉一言而死 皇上聰明神聖遠邁千古臣自為諸官十二年及今叨政地六年何日不頌皇上堯舜之德每有一謀一獻入告蒙 皇上山海如細多所施行以故愈自感激何敢泄漏一語惟是貴州巡按馮美垣移書責臣不請卜相其時 皇上已用回臣而美垣未知也臣乃抄錄舊疏以示之其所述生死就云云者即疏中告 皇上納諫用

賢之美也前疏在 御前可覆而謂臣誣 上以自
為名臣不敢承 皇上宮中喜怒如隔九天臣何從
得知而謂時時告人今日怒某人明日怒某人臣所
告者誰也臣不敢承 皇太子春秋出講臣每次題
請外人不知若臣一一發抄則無沉汝梓之疏矣汝
梓為臣同鄉門生嘗誨之曰無貴之言不可輕形章
奏別無他語且以 皇上聖慈 皇太子純孝天下
莫不聞何嫌何疑而謂臣包藏禍心欲陷臣于何罪
臣不敢承東廠詞事其表舊矣原與內閣無關臣何
曾知之何曾一言及此而謂臣每向人言東廠記事
人若干在外以此嚇人以此誣 上不知臣向何人

言之所証者何事所嚇者何人也臣不敢承枚卜之
事 上有聖明裁斷下有九卿科道公評臣原非會
推之人其時適聞臣另立信表痛杜門不見一人不
預一議賴 皇上知人善任 點用三人而久 特
召舊臣王錫爵王驚喜不勝中外亦皆悅服乃謂臣
受沈一貫心傳薦用錫爵廷機以為過去見在未來
三身盤結政地臣曾有此事否此惟 聖心明白臣
不敢承請用家宰請下考選屢奉 明旨批示臣疏
有目者共見而謂臣懸家宰之缺以餌衆心畏科道
之發其奸而故抗之臣不敢承臣自正月初四日杜
門槩不收一書揭雲南之亂陳用賓揭帖亦無所搜

而謂臣受其珍好重賄所賄者何物過付接授者何
人臣不敢承臣性本寡合口無甘言每見前人皆以
幕容害事懲誅太過絕無私交即一二親戚朋舊或
見臣之跡淡不復繼或畏人之物色皆務自全風氣
柔弱從來如此 皇上試令緝事衙門察臣先後卧
病一年以來有一人及門否振先輩亦必偵知而謂
聚蟻盈陰飛鷹當路塞授衣鉢顯露封章此非由衷
之語不過欲使臣無一朋侶滿朝無一公論耳最可
痛者王舅敬循粗知清謹聞有訖臣害臣者鬱鬱成
中滿之病為臣而死今又以臣故而遭身後之謗能
不傷心鄉里不辰之幾有散在各處稅局者臣痛恨

之每移書撫按緝究乃謂投入臣家為奴凡幾千人
臣所得不可勝算以致 皇上之不罷稅皆坐此則
臣又為窩主為盜魁為亂首滅門破家不足盡其辜
矣王鄉月旦甚嚴可審問也又謂去年巡按坐名至
臣家擊出首惡六人必有姓名必有招案卷宗在原
籍各衙門可調查也臣三世叨祿仕田不過數頃不
及吳中大姓一家僕之產而謂紹興良田美宅皆歸
臣家冊籍在本縣可調查也惟是正身東國成地皆
表率凡人才進退士風端邪吏治污隆民生休戚以
及風俗紀綱錢穀兵刑之屬何者非臣所當測量而
人人鬱滯事事陵夷誠有如振先之所責備者聽之

真可汗顏挽之無處下手既不可盡倭氣運亦不可
全責所司至直任之曰此則庸王之罪也不必加以
摧奸而去有餘辜矣於言者何尤哉臣生平與人無
枝有伺騎虎之勢既被醜詆惟席藁以聽 皇上之
處分未身以謝言者之忠告而已且臣左癱右瘓萬
無出理早罷一日免一日之謗稍臣成者又次
第而至臣死無及矣臣手顫目昏臣種苦情不能寫
其一二伏望 皇上矜憐臣不勝涕淚悲泣懇祈之
至十一日奉 聖旨卿輔朕多年篤誠恭慎亮節小
心悽悽以愛君憂國為念如勸學東宮及請補輔臣
大僚言官等事皆悃款博切至于奉職公忠素履清

白尤朕所鑒知頃調攝多時甚懷延佇妄言的已有
旨處分了若因此堅欲求去豈不負朕眷倚且非君
臣一體相信之誼宜即出輔政匡濟時艱慎勿再辭
吏部知道 是日大學士李廷機謹 奏為求返方
殷人言疊至再懇 聖慈 至賜罷免以全臣節息
煩冀事至頃因言官責備問臣隨具疏乞休伏奉
皇上 親灑溫綸 褒臣以忠清正直 勉臣以即
出贊襄至感 恩遇之非常傷付托之不效措躬無
地感極涕零欲再有陳而未敢也昨又見禮部儀制
司主事鄭振先一疏歷數問臣大罪十二款中間所
指有在臣未任前者或在臣既任之後而不專坐臣

者至末一款除清公任事四字臣不敢當外其指臣
始進之非則臣由廷推而皇上點用實于吏部
列名之疏始進甚正臣可無言其指臣行所無事一
言為失故步則此乃聖人治水治天下大道理夫人
幼而學之者也臣亦可無言惟是說臣在禮部簽造
序班李維葵與夷人私講車價一節臣查得三十五
年正月有豐潤等驛牛頭于大秀等通狀告稱貢夷
到驛除應付外仍肆需索每車一輛先年索銀四五
兩今索至十七八兩五驛共一千五百餘兩與妻賣
子賠累不堪臣不勝憐憫隨委主客司主事毛堪何
起升與兵部主事王一楨高確因會同兵部差通事

序班李維葵齋領咨文前往遼東撫鎮衙門從長計
議曉諭戎戢亦見彼鎮有通官時常差與夷人折講
聽其從便而行臣部所給維葵劄付並無徑往夷境
字面原非密遣原與范仲淹通書元昊事體不同况
夷恃強而輕 中國意氣甚矜而吾歲委吾民以餉
之民糜爛矣夷肯饜足乎即與一講未嘗修其使持
其巢何謂開嘗今貞雖愆期逆形未著講至十五兩
業赴鎮謝恩願來補貢度此後需索止十五兩之內
不出十八兩之外則此講良亦有益何嘗差也要之
今日封疆之事惟當脫去舊套選將練兵使 中國
有不可侮之威而彼不敢有傲然輕 中國要脅之

意然後堅守約以待之過索則拒犯順則對此為至
計今 嚴論方領當積玩積弊之秋稍一振劄節制
變不在夷人即在將卒而持大墨議論者已隨其後
則任事何若推事之便制虜孰與媚虜之安此孟子
所謂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天下事終不可為惟恃
聖主威靈 國家運祚而已耳若撫鎮滅否自有
耳目之者閤臣必而承 顧問而後可言必部覆彈
幸有明言當為推者而後得擬臣素寡交寡情即鄉
曲同年門生故吏平日不相往來臣無私於彼彼亦
無私望於臣此天下人所知也昔議臣者以王安石
為比而今行所無事不類安石則又謂并故步夫之

矣方正之始進也人有執臣與二臣矛盾者今臣等
幸而和衷則復有未來見在續燈傳薪之喻矣蓋臣
自知不才終不能久事 皇上特以受 恩深重涓
滴未酬未敢回為骸骨之 請耳今振先教臣及早
抽身尚可救得一半不至狼狽此正臣夙夜寢食未
嘗頃刻少置于懷者臣與臣向高同年同鄉而臣犬
馬之齒長於向高者十七歲蓋無一日不與言精力
難前才力難強豫以代臣求放托之者不一而足臣
下可告友上可告 君無二詞也伏望 皇上鑒臣
衷情 乞臣休退使臣救得一半不全喪其節活得
一日亦少延其身而 廟堂無議論之煩 釋清者